

自選一完整章節或詩作五首

1、〈阿爸和我的打鐵仔店〉

陽光和風，偶爾將武營街坊店前鑰匙叮叮噹噹咀嚼
晃搖路過的淡淡身影。午寐時亮晃回憶連闖數百個鎖孔
一路打開重重塵封過往，直到清軍剛渡過海峽的日月
有將領參透潮汐後駐營製造兵器，像一群武裝孤獨的藍鯨
在不同情調島嶼，高聳地噴出甲械間的炬焰及蒸氣。
多年後興起的耕作撥開胸前亂草給養經濟，哺育數十間鐵舖
鏗鏘擦亮一爐爐熾熱炭火，使火花舔動熱浪裡豔紅榮景
燎炙出無數扒子、鐵串仔、釧仔為伍的思想，傾聽比軍隊
還要強悍的農業經濟，笑論肥碩年代。「那是你阿公的阿公……」
第四代的你接下盛況已孱弱的六〇年代，然後被七〇年代命令句
祈使成以開鎖為主業，而成群的副業爐火幾乎遭捻熄

遺忘越多，或許人生越輕快。從前舖裡是雙人合作的領地
默契是唯一能夠謹慎裝飾的哲學，而今只剩自己
與自動打鐵機乖馴地剪輯聲色，不斷確認僵硬命題
「首先要挑選質量好的煤炭……」你教我以文化秉繼的無畏
跨進祖先百年技巧的象徵裡。鐵材的挑選像輕輕牽走
一條條閒適的小巷，丈量曲式後裁鋸成自由又有節制的長度
才能在起爐後伴奏華麗旋律，讓慢慢深奧的靈魂
在風箱攝氏九百至一千度的位置流竄、軟化，鋼鉗
會測量材料和夢的距離後，併同善於種下標題的撞鎚機
喧囂地隨履帶去除心有旁騖的雜質，增加故事硬度和形狀
接著於尖角砧額頭，使盡氣力反覆敲打彼此殷紅臉龐
從你的眼擲進我的眼，用最黑最精邃的粗楷筆跡
刻畫正確且雋永的形狀，交給清水的單純粹熱肯定句
那冷熱急速變化就等同永恆，縷晰更有硬度、強度的意象
再叩問金鋼磚搏磨寓言般輝澤，將灼灼目光固定於沙土幽微
閱讀熱燙字根後，冷靜地完成自己的新，或一截愛我的詩

今夜，那種氤氳的訇響如此接近憂愁「打鐵仔店是你的了！」
但不會用淚把未來的鎖簧堵死，我的手有能力折出藝術為殼的鐵船
在現實、傳承兩岸擺渡，讓一間鐵舖攙扶一間鐵舖，繼續遠航

註：

宜蘭市武營街已看不見昔日打鐵榮景，且為了收入幾乎都在店門前方兼做開鎖行業；但僅存的師傅們則一致把打鐵當作對傳統的堅持。

2、〈斐然成樟——詩致角板山樟腦收納所〉

台灣曾為世界最大樟腦產地，桃園角板山更是當時伐樟製腦的重要集散處；行過收納所見證其歷史，以及採伐、熬腦、出炊等製程有感而成詩。

首先是年輪輕叩著年輪，音聲互有指涉
卻又獨特。一株株高漲的身影從晨霧中升起
讓陽光覆沓音節與落葉譜成的披風颯颯
擦亮數十數百年的隱喻，重複在筆直曠達裡練習
書寫獸鳥輪廓，或者濕涼的夢。儀式般軋軋聲中
鋒子協助雄厚且硬挺的樹身卸下飽滿
刨削出更多主題，準備點亮島嶼的豐饒。
像某種哲學俐落地攤開大崙溪岸
美麗與哀愁並置的章回，樹匕暗褐氣息
深深鞭入土地肌理，沉穩地提點我們
泰雅族人如何用頭顱頓挫凝血的題跋——
僅僅是一條散落的偏旁，就足夠於時間胸口拔槍
拋射自由刻度，溢出清香醒人的歷史

單葉互生的音符在部落傳說裡插秧，準備收割
將月光和真理的寓言搗成氣味，以思慕為袋
隨誓言拖扛入腦寮。解散復又重組的旋律
從氤氳鬱綠裡一籬籬爬入圓錐炊桶
再摺進身體細節的重量，確實踏壓底部
可能的敘事裂罅，防止那些尚未真正拴緊的
空洞的咽喉，冷不防在轉彎處對著歲月陰暗面嘶吼
皺紋竄生，蒸氣與樟匕蹲伏腦鍋邊緣嗝出熾熱情節
不斷地交換、辯論關於信仰的子題。餘光裡
連續數日，攝氏百度以上的撕裂與凝聚後
被歡愉和沮喪描述過的美感終於攀住夜的窗口

在灶頂排出口、冷卻管間，興奮透明的迴動

腦田以冷卻過的抒情，靜靜地、輕輕地包容
森林再次窸窣窸窣找到自己名姓
讓滿山遍野的情節凝結成為雪白語句
譯出各種生活必須的理由並注解季節
密封後，寄給世界祛風散寒、芬馨意志
或驅趕橫行瘴癘，阻擋寂寞的詞類發炎腫脹。
失卻精華的殘渣就從生命裡全部耙出吧！
我們終究需要擰乾表情，不管明天的故事
是否還會被龐大的鄉愁列為專賣

角板山的時態是一盤永不揮發的珍瓏棋局
在紀念館裡收納讚美、合影，琢磨觀光客回憶
於是價值就這樣高舉或於山腰盤旋，韻腳飽滿地
讓曾輝煌的樟腦進行曲式，繼續踏詩的節拍

3、〈草擬人生——致一生都奉獻給藺草編織的妳〉

即使一支草，也有隱遠的柔韌
也能從歷史的纖維抽出光澤
聚成富含意象的主題
散發有味道的夢
如同妳日復一日用體溫紋編
苑裡溪旁不斷流動的風景
與正三角藺的莖條在手中暢談
天氣、祈禱，或水田涉事的泥淖
又怎樣向生活低聲商討
現實的粗糙，以及哺育的苦惱
一直聊到兒孫們漸長的身高、驕傲

直挺的站在土地上
妳堅持用身影拉拔我們的名姓
選擇情節勃發的草種
和四、五株一穴的藺草們換算

如何對日月校正播種的限期
然後在節氣啟示中施肥
樸質地茁茂帶有鄉音的根系。
收割與曝曬，像是將既往濕淋的記敘
詩句般有節奏的擷取
和陽光一起充足呼吸後
乾燥成能夠確實撐起貧瘠的註腳
在細膩的掠草儀式後
哼唱出絲絲入扣的芬芳歌謠

用心勒起同等長度乾草，豎立起
祝福和一向對顧客信守的承諾
謹慎剝開草褲的語系
如同剝去一個又一個寒暑
翻尋日曆記載的枝節
析草成數根糾結記憶的子題
往昔亮麗的青春
也在這樣重複梳理、離散裡
逐漸與髮際線一起衰微
而妳眼淚不止一次伴隨夜色落下
像用晶瑩水珠濺濕蘊草間的故事
把喜悲都輕輕捆緊
搥軟常過於平鋪直敘的表情
倚靠在堆滿責任的笨箕上
妝點雙手滿附的思慕
為家再一次揉軟
原本無法交疊覆蓋的理想……
攤平、折疊，重複於意義裡纏繞
模擬單純的「壓一仔」與「壓二仔」技法
挑選出揀字、揀花的歡愉
衍伸出菱格外，更有節理的細微紋樣
換取後代們一圈圈
生命裡更為厚實的年輪

我從蘊蓆的織眼裡細細探出目光
望見妳被歲月磨破的傷口
和腰際中被時間相互推擠的焮疼
母親啊！您手裡所真誠翻譯成形的

不只是與日子計價的輕薄工品
而是有重量的意象和信仰
以優雅的氛香
在我們的童年與成年間復返織就
最為遼闊的愛與美

4、〈首居一紙——體驗廣興紙寮造紙有感〉

一、取材（筍殼）

索引過山川水土的輪廓
筍白筍於是有了曼睞的心跳
勃發地，稼接天地若隱若現的猜想
然後敬獻自身的飽滿
身軀讓辛勤的農民懷抱
那一襲和日月懇切晤談的殼衣
就毫無保留的交予埔里
情書般，甜蜜地織就出更多
關於美的形聲與意象

二、蒸煮

想像永遠不會在發燙的讚嘆中衰微
抽象或者具象，直抒或者橫表
難以素描的各式悲喜，抑或
千千萬萬的纖纖縷縷
都在不斷沸騰過後
卻除雜亂思緒
呈現語法統一的歸向，浩瀚地
為文字的詮釋與復興
梳理出詩般堅韌的道路

三、漂洗

用滂沱的抒情將心情冷卻

把僅存的遲疑澈底洗去
努力匯聚更正確的群屬
以告別弛懈的脆弱
為了更剔透的意識，為了
給世界更精準的表情

四、打漿

沿著敲打辭彙的語氣
信守節奏，並量測各種譬喻
讓眾相微細的約定更為完整
再把逐漸轉緊的情節
於時間折返裡慢慢揉搓
交織成可以和現實相互拉扯的
稠狀的夢

面對更有強度的邏輯和愛
我們全都深信不疑

五、抄紙

呼與吸，都像是在無暇海水中
向著遐想的豐沛來回拍浪
以召喚某種潔白的應允
從搖晃中入簾。於是
優雅的提收之間
我們就此徵引出真正意義
複寫、增修成雲朵般柔軟主題
均勻地在故事章回間透氣
且不再離散

曾經薄如蟬翼的漂移
最後都將在光中一一上岸
攢積出最厚實的幸福

六、壓紙

歷經水滴混沌的困惑

才在信任的聲響中瞭解
原來希望也有重量
齊整、優雅的重疊之後
就可以瀝乾濕漉過往
乾淨清爽地
測繪出未來的意志和形狀

七、烘紙

簡單平鋪、直敘後
在 100 度高溫的烘台上思辯
所謂的飽滿與輕盈
手勢會接著柔嫩地造句
排比羽翼般心事
用足夠乾燥寂寞的鮮明力道
掀開所有需要溫熱細節
尋見平整的典章

握住透光的名姓
不再有任何遲疑，我明白
那些霧或沼澤般的嘆息
都已被虔誠的信仰蒸騰至遠方

5、〈城隍夜巡諸羅城〉

一、
端坐在夯枷和家將的行列前
祂以炯炯目光校閱
抑或速記
生死簿、孽鏡台裡的每個臨界
當善與惡的顏色都一一核實
愛與死的臉龐就足以在闐黑意象裡
越審酌，越清晰

二、

每一吋腳步都可能是峻嶺
或陡峭的深谷
信眾剪掉所有貪瞋痴慢
和自己的脆弱相覷（那些於心中盤據
許久，無可饒恕的主題……）
然後在衙役刑棍敲出的長短句間
觀照生命裡每一片漣漪，複寫
再複寫
未來的抒情及正確

三、
業障都在勞苦的跋涉中
遠離。鍾馗領著五鬼檢索隊伍
然後以劍扇合攏時間
把餘光環為福賜的領區
讓曾耗損的傷口
都成為飽滿

四、
火把鬆開焦潰焰蕊，將夜幕鎖緊
平安餅都已被祈禱的唸誦
輪廓出寬恕，舔舐入肚
諸羅城再次完成自己的光澤。
我們都相信
即便再有斷句、嘆息
它也能真正扛起信仰，凝神
擊退每一場災厄